

青未了



口述城事>>

老街巷与城隍庙

□张机

济南的解放阁一带,从前是老城区护城河城墙的东南角。周围是些狭窄老街背巷,如:大湾街、小湾街、历山顶街、蕃安巷等,大大小小,不下十几条。尤其宽厚所街,早在清末民国初年就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四合院民居区。在这条长约400米的东西走向的街上,连接着数条南北方向的小街小巷:三曲巷、南马道,最有名气的是从前王爷住过的东、西小王府街。其中还有三条与仓库有关的街道,它们是:仓门楼子、洪字廒和武库街。我家曾住在宽厚所街的仓门楼子附近,从小就听老辈人讲老街巷的那些事,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据史料载,清乾隆《历城县志》中记为“宽后所街”,光绪时期《省城街巷全图》标为“宽厚所街”。且街名由来具有传奇色彩:相传此街西头的两户人家,因扩大房基闹了矛盾,其中一户求在京为官的亲戚帮忙,岂料这位京官回复:“两家争斗为一墙,让他五尺又何妨,居邻不忘睦为主,宽厚所致持家长”。两家争端化解,并且成了街道美名。还有一说是,宽厚所街因此街西头的慈善团体“宽厚所”而得名。

仓门楼子,是因为清末民国初期,该街北首路西建有米仓,街名自然得益于米仓。从仓门楼子北口出去,连接洪字廒街。为什么街名以“洪”字开头?据考证,当时官仓是以“天地玄黄宇宙洪”为编号的,此处库房编号为“洪”字,在清代中晚期就得名“洪字廒”了。

武库街是一条南斜通向西北的小街,它南起宽厚所街,西北连接蕃安巷,街不长,约200多米。可是该街名气很大。因为民国初年,在此建有武器库,存放土炮、火药等军械,因而成为大名鼎鼎的武库街。



小王府街原貌

它名气之大,还因为街上建有一座很气派的城隍庙。据史料记载,从明朝起,济南是巡抚、府、县三级治所地。对应有三座不同级别的城隍庙。督级的在东华街,府城隍庙在将军庙街,县城隍庙原来在东舍坊,1826年迁至武库街的。

孩提时代,我就知道武库街的城隍庙,有高高的围墙,青砖绿瓦,灰白色墙皮,古朴典雅的庙宇外观。拱形的石头圆门洞,一对大红漆的木质庙门格外醒目,门外一对威武的石狮把守。庙门对面是一个硕大的影壁墙,庙内一棵皂角树从墙内伸向墙外,弯弯曲曲,伸向半条街。跨进庙门的门楼里站立着4尊比真人还高的神像,有拿大刀的,有高举狼牙棒的,还有牛头、马面神塑像。气势

威武,形象逼真。穿过宽敞的大院,北大殿供奉着城隍爷,只见他一副文人扮相:脸形温文有威仪,蓄长须,神色安然地坐在太师椅上,两手拱抱一支笏板。供桌前的香炉里烟雾渺渺,远近慕名而来的香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朝拜。

城隍爷的左右分别站着文武判官。文判官右手握着“生死笔”左手持“善恶簿”;武判官手持圆锤,圆瞪双眼,一副铁面无私怒目而视的威严之感。

庙里还有东、西两座厢房,里面墙上绘有二十四孝图,我至今清晰地记得“亲尝汤药”、“扇枕温衾”和“王祥冰鱼”等宣传中华孝道的故事。小时候父亲带我进庙,常常讲解墙上的故事。庙院落很深,后边的几进院里住着道士,还有古色古香带花格棂门窗的建筑物。

老辈人讲过一段这样的往事:宽厚所街西头“金家大院”的主人是一位清末县太爷的私家住宅,房子建得高大而气派,由于他家二层楼的屋脊高出了正北面的“城隍庙”,这位县官便一天也没在此院住过。大院东邻有一条南北走向小胡同直通“城隍庙”,民间把这条小道称为“神道”,可见“城隍庙”在民间的威力之大。

解放后,此庙被改建,搬走了神像,清除了壁画,成为宽厚所街小学校址,保留着山门、大殿东庑等清代建筑风格。上世纪80年代拆除了平房盖上楼房,成为历下区教委的办公地址,2008年4月此院拆迁之前,原址挂有历下区教师进修学校校牌。

伴随着解放阁舜井街片区的拆迁工程,宽厚所街及其周边的老街巷、老式民宅已被拆除。2008年春,面对即将消失的老街巷,我重访老街坊邻居,拍下老街原貌。如今重新翻看这些照片,当年的民俗民情,跃然纸上。

● 电子邮箱: wanghui3050@126.com
● 可以给本版投稿。假如您是生活在老城、老街里的“百事通”,也欢迎您到“口述城事”里来跟我们唠唠嗑。无论您对哪方面有研究或感兴趣,都

饮馔琐忆>>

商河龙桑寺和糖酥火烧



□姜勇

龙桑寺是商河县的一个镇,我的故乡。距县城往东15公里,与滨州惠民接壤。据《商河县志》记载:西汉末年,王莽借掌兵权篡夺皇位,在长安称帝,改国号曰新。王莽怕刘家东山再起,遂对刘家大开杀戒,对汉室储君刘秀更不放过。刘秀势单力薄,只好闻风而逃。这日,刘秀逃到商河境内,已是三天三夜没有歇息了,饥渴交加,精疲力尽,又逢盛夏季节,骄阳似火,更使得他人困马乏,力不能支。看看后边没了追兵,便在一棵大桑树下停下来歇息。他发现树旁有一口水井,就解下皮囊提水来喝,井水入口,一阵甘甜沁入肺腑,顿觉浑身舒泰。他又从马鞍上解下食袋,吃了点肉干,便倚在桑树上,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。正昏睡之中,觉得右耳刺痛,用手一摸,竟是一只蝼蛄作祟,遂愤而灭之。刘秀从梦中醒来,见已是太阳西斜,可他仍然感到自己还在树阴之下,于疑惑间再看那桑树已不是原来的形状,原来那树为了能给他遮阳,随着日头的转动,已将自身拧了个麻花弯儿。吉人天相,万物庇护。刘秀心中很是感动,便自言自语说:“此桑损身护驾,日后我做了皇帝一定封赏。”

十几年后,刘秀复兴汉室,定都洛阳,做了皇帝。他想起当年为躲避王莽追兵逃亡商河的事,感慨万千,便封那桑树为龙桑;封那井为龙桑泉。后来,为纪念刘秀在商河大难不死才有汉室中兴,地方官员在这儿修建了一个大寺院,并以龙桑为名叫龙桑寺,也就是现在这个地名。

糖酥火烧是龙桑寺的传统名吃,有诗称赞:“圆如满月色微黄,炒面调油巧配糖,遐迩闻名将够本,循源谢氏点心坊。”主要以糖、油、面为原料,炒煎油面做酥,香油调拌,擀面成饼,拉伸成条,叠制成多层面皮,包上糖、花生米、核桃仁、青红丝等馅,放入回笼炉烤制而成。其形如满月,色似蛋黄,具有酥、香、甜等特点,味美可口,久负盛名。龙桑寺享有盛名的糖酥火烧,传说刘秀商河落难时,曾被当地人赠予类似的美食,他当时吃得满口香甜,大加赞赏。后来人们就把皇上吃过的这一美食奉为至宝,世代沿袭传承至今。龙桑寺方圆几十里的地方,有着上百家卖“糖酥火烧”的店铺。街面上许多店铺都悬挂着“正宗糖酥火烧”的招牌,并且都冠以“商河名吃”。店家都说自家是龙桑寺的正宗。镇上的南北街正中有家老店,“将够本烧饼铺”的招牌金碧辉煌。店主与我是同村,姓卢,长我五岁。说起招牌的来历,店主称赞自家烧饼剂子大、馅足,以薄利出售。“将(刚)够本”就此得名。

自打我记事起,每当得到一块香甜的火烧,心中便觉得是最美的事,躲一边,打开油纸包,双手捧着,舍不得一点酥皮落地。那时候有段儿歌:“谢家庙,贡火烧,酥又甜,月饼圆,买不起,换谷米,捧着吃,舍不得,饿了咬一口,强似平常给一斗。”

现今烧饼也有了较大改进,有麻酱和糖酥两种。火烧用白色的油纸包裹,五个为一包,再用粉红色的点心纸打包,正中央一枚圆形红章,章内隶书“金口酥”三字。店主不忘使用精美的礼盒予以包装,成了年节期间当地百姓必备礼品。糖酥火烧的面皮质地松软,是用当地棉花籽油和面制作的。馅料很大,白砂糖、黑芝麻、花生仁和核桃仁掺杂其中,从里到外透出的是浓浓的果香。

如今,我虽然很少回到故乡,但那里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,是为之向往的精神家园。



要买一对新暖瓶,可当时供销社里卖的暖瓶都是凭证购买的。为了满足二嫂的心愿,父亲东奔西走,好不容易才从一亲戚手中匀来一张购物票,在供销社里排队排到下午,才买到一对竹篾暖瓶。新暖瓶虽然没有商标,但当时也是最时髦的了。婚后,记得二嫂舍不得用那对暖瓶,天天早上擦一遍,竹皮暖瓶成为那个时代的高档家具。至今想来历历在目,好像事情就发生在昨天。虽然现在物质丰富了,科技现代了,但我更加怀念竹皮暖瓶的绿色和低碳。

民间记忆>>

怀念竹皮暖瓶

□朱玉富

在我老家楼梯间的储藏室里,至今收藏着11把大小不一、形态不一、质料不同的暖瓶。闲暇时,看看这些暖瓶,总有一番滋味在心头,一把暖瓶不仅感受到的是时光的流逝,更是社会的进步、历史的变迁。

曾几何时,暖瓶是人们居家生活必备的盛水保温用具。小时候,家家都有暖瓶,青年男女结婚时,“四大件”之外,必不可少的“第五件”就是暖瓶。上世纪70年代,农村较为常见的是柳条暖瓶和竹篾暖瓶。

这两种暖瓶在农家“服役”了许多年,它们虽然其貌不扬,但却是当时最为上乘和时尚的客厅摆设。柳条、竹篾耐磨,但不耐腐,尤其是往瓶里倒开水时,很容易淋到暖瓶外皮上,时间一长,柳条、竹篾便腐烂

了。后来,铁皮暖瓶开始进入百姓家庭。这种暖瓶包装精美,经久耐用,也耐磕碰。但放暖瓶的底座如果积了水,铁皮暖瓶就会生锈。于是,后来就出现了既防磕碰、又防水浸的塑料暖瓶。塑料暖瓶因外包装色泽艳丽、款式新颖而备受人们的宠爱,上世纪90年代,农村人家大部分使用的是这种暖瓶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再后来,又出现了不锈钢暖瓶、电暖瓶、节能保温电暖瓶乃至家用饮水机。

几十年间,暖瓶从居家必备的位置上走了下来,它们的“变脸”成了时代变迁最真实细微的写照。不管每一种暖瓶的收藏价值如何,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:在当时那个时代,它们真的立下“汗马功劳”。

抚摸着一个个暖瓶,一桩往事袭上心头:1970年夏,二哥结婚,未来的二嫂提出

童年游戏>>

上世纪60年代的拗洋画游戏

□刘伟

拗洋画,忘记了是几分钱买一大张印有彩图的硬纸板,上面印着一张张约比一分纸币短些的彩画,画面内容好像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的东西。诸如三打祝家庄、赤壁之战之类。但干吗叫“洋画”呢,我想大概跟最初引进的是西方画内容有关。

买下一大张后,我们再用剪刀一张张把小片剪下来,把小画片的四个边稍加整理一下,就可以玩了。

这个游戏,就是一方把画片放到地上,另一方拿手中的画片来拗地上的画片。如果拗不过来,则由对方再拗你放在地上的画片。这样轮换拗之,看谁赢得多。

拗画这个东西,也有点小技巧,你拗的一下拗下去,使劲小了,可能不管用;使

劲大了,又可能把画片连掀几个筋斗,又返回到正面。而游戏的规则是必须掀到反面才算赢。

还有一种,是用作业本纸、书皮纸做成的四方形拗片。用两张纸先后对折,叠角儿再折插,最后形成一个有对角线的四方形,便做成了。这种拗画有厚度,面积也大,拗在地上啪啪作响。

再有一种是用单张烟纸做成的三角形拗板,也是叠角互折,最后折成一个三角形,面积介于洋画片和四方形之间,玩起来也蛮有趣的。

现在回忆起小时候的情景:双手脏兮兮的,口袋里放了一摞画片,稍新点的画片多半是赢的那些初出茅庐的嫩小子的。手中多半是旧的,磨损的,油脂麻花的居多。拗片时还随着一个下蹲动作,手臂顺

势往下一甩,啪的一声脆响,尘土四起。有时甩不好还把手也拍在了地上,疼得跳起来直哎哟,引得小伙伴们大笑。

那是一个多么无忧无虑的年代啊。大人们搞建设,搞阶级斗争,可能紧张兮兮的,但对于我们小孩就知道玩。玩出花样来,玩得五彩缤纷,玩得天昏地暗。所以,我的小学成绩老上不去。

算来,我的小学应是1964年至1970年,没安稳两年,又恰逢“文革”,小学还没毕业,就又随着父母收拾行李下放到农村去了。

儿子也像我一样喜欢玩。小时候疯玩,大了还疯玩。不过是玩的项目变了,上大学了还迷住电脑游戏玩起来没完没了,让人头疼。但就是这样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。